

欧洲新民粹主义的政治实践： 一项比较研究*

徐 刚

内容提要:20 世纪后期,民粹主义以一种新的形态——新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兴起,并先后从西欧向剧变后的中东欧扩散,成为一个泛欧洲的现象。由于西欧与中东欧国家的历史传统、政治环境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有所不同,两个地区新民粹主义政党的政策主张与选举表现有一些相似性,同时也呈现很大的差异性。近些年来,新民粹主义政党在整个欧洲得势,其原因在于:欧盟东扩和国际经济变动双重影响引发的经济困难与社会动荡、传统左右翼政党政策趋同以及大众(新)媒体的迅速发展,等等。新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已经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但并非强大到替代传统左右翼政党的地步,也没有发展成为颠覆议会民主制度的力量。新民粹主义是一个动态的现象,其在欧洲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前景不尽相同。

关键词:民粹主义 新民粹主义政党 西欧 中东欧 政治转型

一 比较的缘起与基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西欧、东亚、南欧、拉美等为区域进行比较的研究渐渐兴起,大致可分为地区内(Intra-regional)、地区间(Inter-regional)和跨地区(Cross-regional)比较三种类型。其中,地区间的比较主要关涉与转型相联系的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现状和社会主义思潮研究”(12AGJ00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福利建设的现状与前景研究”(12CGJ010)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东南欧地区合作与欧洲一体化”(2013M541126)的阶段性成果。感谢《欧洲研究》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之处均由笔者负责。

议题,如民主化、工业化、地区化和民族主义等。^①“在‘回归欧洲’和欧盟东扩的背景下,中东欧国家政党制度变迁更加呈现出一种明显相似的特征,即引进以西欧国家为样板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并使其本土化。”^②因此,就冷战结束后的西欧与中东欧^③而言,它们至少在欧洲化、民主政治等层面具有比较的价值和意义。

20世纪后期,与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同行、和欧洲一体化进程同向,民粹主义(Populism)以一种新的形态在欧洲兴起,被称为第三代民粹主义或新民粹主义(Neo-Populism)。^④新民粹主义首先在西欧发端,并逐渐向剧变后的中东欧国家扩散,成为一个泛欧洲的现象。从内容上看,它是反对移民、种族主义、欧洲怀疑主义(Euro-scepticism)、反伊斯兰和福利沙文主义(welfare chauvinism)的混合物。^⑤从表现形态上看,它至少有三种:“一是像2000年燃料抗议运动或反全球化运动之类的社会动员;二是欧盟的各种政治力量所表现出的欧洲怀疑主义;三是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⑥进一步来讲,欧洲新民粹主义具有以下一些特征:第一,在显示极端的同时保持对民主的肯定,不是反对民主而是反对自由主义;第二,不再主张作为人民的精英来带领人民取得政治成果,而是主张反对精英政治;第三,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质疑与忧虑成为新民粹主义兴起的一个催化剂,也是其重要内容之一;第四,成为一个泛欧洲的现象,首先出现在西欧,但不限于西欧并广泛存在于中东欧国家;第五,不是一个单独的政党或者运动,而是在同一时期不同国家出现的具有一些相同主题特征的一系列不同的政党形态^⑦;第六,近年来,部分新民粹主义政党越来越具有跨国联系、强烈的仇外情绪以及超越于选举之外的街头运动等倾向^⑧。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西欧与中东欧的新民粹主义有哪些异同?其原因是什

① Matthias Basedau and Patrick Köllner, “Area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Area Studi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GIGA 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GIGA 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October 2006, http://www.giga-hamburg.de/dl/download.php?d=/content/forumregional/pdf/acas_mbpk_0610.pdf, pp. 10-11.

② 刘敏茹:“欧洲一体化对中东欧国家政党制度转型的影响”,《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6期,第80页。

③ 本文所指的中东欧国家主要是从社会主义东欧国家延伸出来的13国,不包括波罗的海三国。

④ 民粹主义经历了19世纪末、20世纪60-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三次浪潮。参见俞可平:《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263页。

⑤ Paul Taggart, “Rethinking Populism in Contemporary Europe”, December 5, 2012, http://www.policy-network.net/pno_detail.aspx?ID=4298&title=Rethinking-populism-in-contemporary-Europe.

⑥ Paul Taggart, “Populism and Representative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Europe”,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Vol. 9, No. 3, 2004, p. 285.

⑦ [英]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袁明旭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8页。

⑧ Jonathan Birdwell and Jamie Bartlett, “Populism in Europe”, <http://www.demos.co.uk/projects/thefarrightineurope>.

么?它们的未来走向如何?首先是比较项的确立。民粹主义复杂多变,仅仅从政治层面看,它可以被看做是一种社会政治思潮、一种社会运动、一种政策策略或者一种政治心态以及一种政党组织形态。本文主要从政党政治的角度来考察欧洲新民粹主义的政治实践。^① 接下来还需要找到一个比较的基准或路径。一般来说,对政党政治的比较可以从意识形态(价值理念、议题等)、组织基础(组织形态、选民结构等)、行为模式(如政治动员方式、执政方略等)以及影响力(如选举表现、与政治体系的互动等)等方面展开。英国政治学家艾伦·韦尔(Alan Ware)将比较政党研究的视角进一步具体化,比如把政党看做是拥有某种意识形态、或宣称拥有某种意识形态的组织,以此作为研究的开端;无论政党是否具有某种意识形态,也无论这种意识形态是否是政党存在的一个理由,政党都必须执行各种任务,获得支持者与忠诚者;不论政党所拥有的具体的资源组合状况如何——例如,它是否主要依靠金钱而不是积极分子——政党都需要一个组织(或多个组织)来有效运用这些资源,等等。^② 韦尔接着又指出,上述概括主要是针对传统政党而言的。与传统左/右光谱不同,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种维度更可能通过政党对事件的反应而不是通过政党任何正式的目标声明表露出来。^③ 换言之,随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逐渐呈现出政党意识形态淡化、新社会运动和新媒体发展壮大等特点,用政策主张与选举结果——充分体现政党对社会现象的反应——来评估和比较政党(尤其是民粹主义或民族主义政党)的表现尤为重要。

二 西欧与中东欧新民粹主义政党的比较:政策主张

从上述关于新民粹主义概念及其特征的概括中可以看出,讨论欧洲新民粹主义政党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这些政党在议会民主制度框架内活动。无论是西欧新民粹主义政党还是中东欧新民粹主义政党,它们都基本接受民主政治原则和自由市场经济,多把繁荣本国的市场经济作为自己的政策主张。同时,它们又

^① 政治实践是有关政治主体从事政治活动的总和。它的分类有很多,一般可以从政治家、群众、政党和国家等层次来考察。参见蒋大椿、陈启能主编:《史学理论大辞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84-885页;李德顺:《价值学大辞典》,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53页。本文主要分析的是政党的政治实践。

^② 参见[英]艾伦·韦尔:《政党与政党制度》,谢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9-51、80页。

^③ 同上书,第7-8页。

反对精英统治,质疑欧洲一体化甚至全球化进程。^① 不过,不同的新民粹主义政党对这些基本主张的接受与反对程度也有所不同。

在西欧,法国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它声称认同和拥护民主的价值理念,并在1978年出版题为“右翼民主经济”的小册子里表示在经济领域完全照抄新自由主义的政纲。冷战结束后,它又把“全球化”作为主要攻击对象,宣传经济民族主义、国家保护主义和福利沙文主义,反对全球化、欧洲一体化,并把这些纳入国民阵线的政治纲领和政策主张之中。^② 1993年,国民阵线发表竞选宣言《法兰西再生的三百条措施》,其中,移民问题及对解决这一问题提出的建议居于18个章节的首位。^③ 同样,约尔格·海德尔(Jörg Haider)领导的奥地利自由党(Freedom Party of Austria)也“支持并企图激活民族直接民主的自主性的正当议程”,用经济自由议题、私有化、重视传统家庭的价值观、强烈反对移民等主张来表现它的特性,同时又反对欧盟东扩,认为这“无异于向奥地利宣战”。^④

在中东欧,斯洛伐克方向-社会民主党(Direction-Social Democracy)、保加利亚欧洲发展公民党(Citizens for European Development of Bulgaria)和稳定与振兴国民运动(National Movement for Stability and Progress)^⑤等许多新民粹主义政党都承认自由市场经济带来的好处,竞选时也把繁荣本国市场经济作为政策主张。然而,它们又认为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在转型过程中相互勾结,共同窃取了转型所带来的收益,造成了广大人民的普遍贫困,因而主张在精英和普通民众之间重新分配财产。^⑥ 同时,它们对加入欧盟可能会使本国再次沦为欧洲发达国家的附庸表示出了强烈的担忧,不热衷于欧洲一体化,对精英主导的超国家机构欧盟充满疑虑。另外,匈牙利尤比克党(JOBBIK)和波兰自卫党(Self-Defence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也反对本国加入欧盟。它们认为,中东欧国家申请加入欧盟,出卖了民族利益,而以欧盟标准进行的经济转轨造成了国家经济

① See Florian Hartleb, *After their Establishment: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in Europe*, Brussels: Centre for European Studies, 2011, p. 43.

② 参见张莉:“右翼民粹主义、选举政治与法国国民阵线”,《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2期,第84页。

③ 参见林勋健主编:《政党与欧洲一体化》,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223页。

④ 参见黄文璇:“奥地利自由党:1986-2008”,济南: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17-18页。

⑤ 前身为2001年4月保加利亚末代国王西美昂创建的“西美昂二世国民运动”(National Movement Simeon the Second),2007年6月更名为“稳定与振兴国民运动”。

⑥ See Grigorij Mesežnikov, Ol'ga Gyárfűsová and Daniel Smilov eds., *Populist Politics and Liberal Democrac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stitutie for Public Affairs, Bratislava, 2008, p. 10.

灾难,是欧盟对中东欧国家实现掠夺和政治奴役的手段。^①

经过30余年的发展,形形色色的新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涌现。由于西欧与中东欧国家的历史传统、政治环境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各有不同,这两个地区的新民粹主义政党在属性和政策主张上呈现出更多的差异性。

在西欧,新民粹主义政党几乎是清一色的右翼或中右翼^②,它们的分类主要依据其核心主张来划分,包括强调地区价值的地区主义民粹党,如意大利北方联盟(North League);将移民问题高度政治化的种族主义民粹党,如法国国民阵线、比利时弗芒集团(Vlaams Blok);以及具有法西斯纳粹倾向的极端右翼民粹党,如奥地利自由党、德国国家民主党(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of Germany)、德国共和党(the Republicans)、英国国家党(British National Party),等等。意大利北方联盟宣称代表和维护意大利北方地区“普通人民”的利益,反对和批评腐败罗马中央政府及其政治精英,因此其政治策略主打“北方问题”以及“反对罗马”两张王牌,清晰地凸显了地区民粹主义特征。^③在1992-1994年的选举中,北方联盟的支持者中多以意北部大中城市的店主、中小企业主以及工人和小艺人为主,它们主要关注税收、移民以及政府的劣质服务等问题。^④

移民问题是种族主义民粹党的主要关切。法国国民阵线主张“法国属于法国人”,在住房、就业、社会救助等各项社会事务中应给予“法国人优先权”,取消一切移民的家庭团聚政策,取消外籍人士自动获得法国国籍的相关政策等。以反移民和反穆斯林起家的荷兰富图恩名单党(Pim Fortuyn List)主张:“荷兰是荷兰人的荷兰”,应关闭荷兰对外国人的边界,停止移民。需要提及的是,新民粹主义政党虽然可能都具有公开的或含蓄的反移民立场,但反移民却很少成为它们争取政党认同的单一来源。换言之,反移民立场在新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日程中经常与其他突出的议题联系在一起,例如丹麦进步党(The Danish Progress Party)、挪威进步党(The Norwegian Progress Party)以及瑞典新民主党(Swedish New Democracy Party)在反移民的同时,坚决反对高税收,^⑤意大利五星运动党(Five Star Movement)中的“五星”指的就是公共水资源、稳定的交通、发展、网络畅通和环保主义。同时,国民阵线和五星运动党还明确提出反对欧元。

① 参见崔宏伟:“视角中的欧洲极右现象”,《世界经济研究》2002年第6期,第80页。

② 2007年成立的德国左翼党(The Left)是西欧为数不多的左翼民粹主义政党。

③ 张莉:“意大利北方联盟政党的地区民粹主义政策述评”,《欧洲研究》2009年第2期,第106页。

④ 参见杨皓、史志钦:“欧洲新民粹主义政党探析”,《国际论坛》2004年第4期,第72页。

⑤ 参见林红:“后冷战时代的欧洲新民粹主义”,《国际论坛》2005年第4期,第15页。

具有纳粹倾向的极端右翼民粹党的主张比较单一,虽然对其他问题表示关注,但它们的政治日程表几乎无一例外地为反移民、反全球化议题所占据。它们憎恨文化多元主义,对全球化时代产生恐惧,甚至打出“反对欧洲统一”和“退出欧盟”的旗号。在政治斗争的方式上,它们更专注于街头政治,种族暴力倾向非常突出,较难获得民众的认可。比如,奥地利自由党提出了“新爱国主义”,“只有800万人口的国家却有100万外国人,首先应该尊重国民才对”,主张奥地利人民回到自己的国土上,为民族利益同“移民”(外国人)作坚决的斗争。^① 海德尔还曾经发表臭名昭著的支持希特勒政策宣言,表现出了极端的法西斯主义倾向。^② 德国国家民主党打着民主的旗号,推行“纳粹主义”。它仿效希特勒将称为“棕屋”的总部设在德国东部城市耶拿,把一些德国东部地区视为“民族解放区”,同时认为应该建立新的犹太集中营。^③ 对于失业,它公开主张“劳动岗位应留给德国人”^④,认为逐出所有外国人,德国人就能重获工作。此外,英国国家党还明确提出使英国脱离欧盟的口号。

与西欧新民粹主义政党强调种族间的差异、反对外来移民、主张排外主义等不同,中东欧新民粹主义政党在这些方面的诉求较弱,它们主要强调“去共产主义遗产”下的社会公正与平等,排斥的也多是散居在国内的族群(如罗姆人、犹太人等)。^⑤ 进一步而言,西欧新民粹主义政党主要反对对本国秩序的冲击与对民众福利的损害,中东欧新民粹主义政党更多的指向共产主义及其遗产——去苏联化。若从议题来划分的话,中东欧新民粹主义政党至少有民族民粹主义(如斯洛伐克民族党, Slovak National Party)、农民民粹主义(如波兰自卫党)、左翼民粹主义(如斯洛伐克方向-社会民主党)及激进民粹主义(如匈牙利尤比克党)等形态。不过,从议题和政策主张上来分类,中东欧新民粹主义政党的特征不如西欧新民粹主义政党那么明显。换言之,中东欧新民粹主义政党既没有政治光谱上的定位,也较少有“与众不同”的政策标志。

因此,学界一般根据对议会民主制度的对抗程度,将中东欧新民粹主义政党分为“温和”民粹主义政党或称温和派民粹主义(soft populism)和“强硬”民粹主

① 参见陈宣圣:“奥地利向何处去”,《瞭望新闻周刊》2000年第14期,第62页。

② 参见“民粹主义的三只手”,《南方周末》2008年4月24日,第E31版。

③ 参见“记者披露德国国家民主党推行纳粹主义”,凤凰网,2009年3月9日, http://news.ifeng.com/world/200903/0309_16_1050931.shtml。

④ 参见宋全成:“欧洲移民问题的形成与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崛起”,《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第97页。

⑤ Isabelle Rousseau, “Is Populism in Western Europe and Central Eastern Europe the Same Thing?”, January 9, 2012, <http://www.nouvelle-europe.eu/node/1394>.

义政党或称强硬派民粹主义(hard populism)。^①前者主要持这样一种立场或态度:它挑战代议制尤其是政党体制,但并不反对现有的宪法框架和选举原则,持这种立场的人“不质疑现存的政治、社会或经济秩序,也不挑战所在国家的基本外交政策取向,他们接受法制、多元化和民主,还能成为政治当局的组成部分,只是通过挑衅或简单化的沟通方式开发新的选民市场或排挤政治对手”^②。这类政党比较多,主要有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匈牙利公民联盟(Fidesz-Hungarian Civic Union,以下简称青民盟)、方向-社会民主党、欧洲发展公民党以及罗马尼亚民主自由党(Partidul Democrat-Liberal)等。后者的取向是,它不仅挑战现有的代议结构,更反对自由民主制度的一些基本原则,如保护少数精英或政治人物等,认为这是对宪法框架的一种严重威胁。正如有学者所描述的那样:“强硬派民粹主义者更为激进,它们宣扬善恶截然对立的世界观,旨在在政治当局和民众之间形成严重对抗局面。”^③这类政党主要有自卫党、保加利亚“阿塔卡”联盟(National Union Attack)、斯洛文尼亚民族党(Slovenian National Party)以及尤比克党等。

另外,与西欧新民粹主义政党有着比较清晰的政治立场与界限不同,中东欧新民粹主义政党是一个大杂烩,很难将它们归类于或等同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有的中东欧新民粹主义政党是左翼,如斯洛伐克方向-社会民主党,有的是中间力量,如保加利亚稳定与振兴国民运动。在政治实践中,多数中东欧新民粹主义政党任意采用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的政策,更不消说具体议题的混合使用,进而凭借意识形态的模糊性“左右逢源”,在大选中获得“意外的成功”(后有专门叙述)。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东欧新民粹主义政党具有“超越左和右”的性质。而在西欧,新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立场与界限较为明确、恒定,它很少会因为选举的得失将自己的主张和意识形态色彩“模糊化”。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欧洲新民粹主义政党的政策主张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推进尤其是欧洲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加以调整,其特

① 参见 Grigorij Mesežnikov, Ol'ga Gyúrfúsová and Daniel Smilov eds., *Populist Politics and Liberal Democrac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p.9; Kai-Olaf Lang, "Populism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 Threat to Democracy or just Political Folklore?", *Slovak Foreign Policy Affairs*, No.1, 2005, pp.6-17; Florian Hartleb, "European Project in Danger? Understanding Precisely the Phenomena 'Euroscepticism, Populism and Extremism' in Times of Crisis", *Review of European Studies*, Vol.4, No.5, 2012, pp.45-63; 徐刚:“中东欧社会转型中的新民粹主义探析”,《欧洲研究》2011年第3期,第56-57页。

② 姜琰:“转型时期斯洛伐克民粹主义探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年第1期,第22页。

③ 同上,第22页。

点是具体指向越来越明晰化。西欧新民粹主义政党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些。近些年来,“它们利用了经济衰退形势下人们的不安全感的加强和对政府的怀疑,在进一步宣扬反对外来移民的政策的同时,利用‘伊斯兰恐惧症’,把伊斯兰移民当做主要攻击目标;利用经济危机条件下欧盟的危机,突出疑欧论的观点。与此同时,这些力量通过一些跨国政治联盟活动进一步渲染了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主张。”^①可见,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排外主张越来越明确,即排斥外来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同时,它们针对欧盟当前出现的问题,“甚至要求‘重新民族国家化’(Renationalization),即要求退回到民族主义和国家保护主义的立场上来解决问题。……甚至试图解构欧洲《申根协定》和统一货币体制”^②。相比较来说,中东欧新民粹主义政党总体上“在对待‘欧盟化’问题上持审慎态度”^③,心理上是“渴望与担忧并存”^④的状态,只有个别极端政党如捷克工人党^⑤(The Czech Workers' Party)、尤比克党等质疑甚至否定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并常常借助一些对社会有负面影响的街头运动来表达诉求。

三 西欧与中东欧新民粹主义政党的比较:选举表现

20世纪最后30年,形形色色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西欧崛起,成为一股势力强大的政治力量。不过,新民粹主义政党在西欧的兴起与发展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全球性的经济滞胀和世界石油危机带来的移民问题和经济低迷诱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新民粹主义政党利用社会大众在移民政策、社会福利政策以及经济发展政策等方面的不满情绪获得了群众拥护。自1984年法国国民阵线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获胜以来,比利时弗拉芒集团、丹麦人民党(The Danish People's Party)、挪威进步党、瑞士人民党(The Swiss People's Party)和荷兰富图恩名单党都先后进入本国议会,意大利北方联盟(1994年)和奥地利自由党(2000年)甚至与中右翼政党组成联合政府。到世纪之交,新民粹主义政党在西欧形成了一股势力强大的政治力量,掀起了一次小的政治高潮。

① 张莉:“当前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复兴运动的新趋向”,《欧洲研究》2011年第3期,第72页。

② 同上,第76页。

③ 项佐涛:“中东欧政党政治的‘欧洲化’程度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2期,第86页。

④ See Paul Blokker, “Populist Nationalism, Anti-Europeanism, Post-nationalism, and the East-West Distinction”, *German Law Journal*, Vol. 6, No. 2, 2005, pp. 371-389.

⑤ 捷克工人党创建于2003年,是一个具有仇外和沙文主义的元素和种族主义色彩的极右政党,2010年被取缔,但依然相当活跃。

在 21 世纪初期,西欧新民粹主义政党表现平平,甚至有受挫之势。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些政党出现了党内分裂、领导人更替与逝世(2002 年富恩图遇刺身亡)及资金短缺等问题。

然而,这种趋势没有多久就发生了改变。近年来,借助于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社会震荡,除了意大利北方联盟继续保持稳定的政治地位外,法国、奥地利和荷兰等国家的新民粹主义政党重新显示出复兴态势,法国国民阵线在 2012 年议会选举中获得 13.6% 的选票和 2 个议席,时隔 20 多年后再次进入议会,奥地利自由党一直保持 1/5 到 1/4 的议会选票,荷兰自由党(Party for Freedom)则在 2010 年成为第三大党并入阁。同时,在 2013 年意大利议会选举中,2009 年成立的五星运动党获得 25% 的选票,是获得选票最多的单一政党,仅排在中左联盟和中右联盟之后。此外,连极右翼的英国国家党也在 2009 年欧洲议会选举中首次获得 2 个席位。在 2012 年希腊议会大选中,带有强烈纳粹主义色彩的“金色黎明党”(Golden Dawn)首次参选就出人意料地获得近 7% 的选票和 21 个议席,成为希腊自 1974 年军人独裁政府被推翻以来首个进入议会的极右政党。相应地,这些政党的领袖在该国的总统选举中也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优异表现。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极端右翼政党如英格兰防卫联盟(English Defence League)等以发动街头政治的方式造势,对社会造成一定影响。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讲,无论是组织形态还是地域覆盖,右翼民粹主义都已经具有了“泛西欧化”的特征。

表 1 西欧主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执政或进入议会情况

	意大利北方联盟		法国国民阵线			奥地利自由党	
			得票率	议席		得票率	议席
1994	与“自由联盟”组阁	1988	9.7%	1	1990	16.6%	33
		1993	12.4%	0	1994	22.5%	42
2001	与“自由之家”组阁	1997	14.9%	0	1995	21.9%	41
		2002	12.4%	0	1999	26.9%	52
2008	与自由人民联盟和 自治运动联合组阁	2007	4.3%	0	2002	10.0%	18
		2012	13.6%	2	2006	11.0%	21
					2008	17.7%	34

资料来源:张莉:《西欧民主制度的幽灵——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65-66、103-104、133 页。

在中东欧地区,20世纪90年代新民粹主义政党的力量还比较弱小,只在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有一定的影响。由弗拉基米尔·麦恰尔(Vladimir Meciar)领导的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人民党(People's Party-Movement for a Democratic Slovakia)在1992-2002年十年间维持着斯洛伐克第一大党的地位,匈牙利的两个新民粹主义政党青民盟和民主论坛(Hungarian Democratic Forum)均是匈牙利政坛重要的政治力量。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转型初期,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都密切关注新民粹主义的风向并采取快速、果断的措施防止其“侵袭”;^①其次,中东欧各国都存在力量不一的共产党后继党,它们仍然掌握着较多的人力和社会资源,不利于新民粹主义的动员;最后,虽然转型初期中东欧国家的经济态势趋弱,但个人经济状况并不是特别糟糕,至少在收入差距上是不明显的,而且原来的体制还给这些国家留下了更为平均主义的社会福利遗产——原有的教育、医疗、卫生系统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民众的民粹主义诉求。^②

表2 2000年以来中东欧部分国家新民粹主义政党在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

年份	波兰			保加利亚			年份	匈牙利			斯洛伐克			年份	罗马尼亚	
	法律与公正党	家庭联盟	自卫党	欧洲发展公民党	「阿塔卡」联盟	稳定与振兴国民运动		青民盟	尤比克党	民主论坛	方向—社会民主党	民斯运	民族党		民主自由党(S)	大罗马尼亚党
01	9.5	7.9	10.2			42.7	02	41.1		--	13.5	19.5	3.3	00		19.5
05	27	8	11.4		8.1	19.9	06	42		5	29.1	8.8	11.7	04		13
07	32.1	1.3	1.53											08	32.4	3.2
09				39.7	9.4	3	10	52.7	16.7	2.7	34.8	4.3	5.1			
11/13	29.9	--	0.07	30.5	7.3	3.25	12				44.4	--	4.56	12		1.25

说明:(1)“--”表示选票非常少;(2)罗马尼亚民主自由党经历了多次更名变化,这里只列出2007年12月它正式更为此名以后的选举情况,2012年该党加入由它和社会民主党、保守党组成的社会自由联盟;(3)波兰和保加利亚最近一次议会选举的时间分别为2011年和2013年。

资料来源:根据挪威社会科学资料服务中心(http://www.nsd.uib.no/european_election_database/country/)数据整理。

① 更为详细的分析,参见徐刚:“中东欧社会转型中的新民粹主义探析”,第66-67页。

② 参见[匈]贝拉·格雷什科维奇:《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张大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4页。

进入 21 世纪,尤其是一些中东欧国家相继加入欧盟后,新民粹主义政党在多国政坛活跃甚至上台执政,在欧洲议会选举中也占据一定的席位。比如,波兰法律与公正党(Party of Law and Justice)2005 年异军突起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斯洛伐克方向-社会民主党自 2006 年议会大选后实现了三连胜,罗马尼亚民主自由党 2008 年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上台执政,保加利亚黑马政党——欧洲发展公民党在 2009 年大选中击败了曾三度执政的社会党,匈牙利青民盟在 2010 年成功上台执政。此外,一些极端的新民粹主义政党如尤比克党、“阿塔卡”联盟以及斯洛伐克民族党也都有着不错的表现。因此,从近些年的选举表现来看,新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已经成为“泛欧洲”现象。

表 3 2004 年以来部分中东欧国家新民粹主义政党
在欧洲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与议席

	政党	2004 年		2009 年	
		得票率	议席	得票率	议席
波兰	法律与公正党	12.7%	7 席/54 席	27.4%	15 席/50 席
	家庭联盟	15.9%	10 席/54 席	--	--
	自卫党	10.8%	6 席/54 席	1.5%	--
匈牙利	青民盟	47.4%	12 席/24 席	56.4%	14 席/22 席
	尤比克党	--	--	14.8%	3 席/22 席
	民主论坛	5.3%	1 席/24 席	5.3%	1 席/22 席
斯洛伐克	方向-社会民主党	16.9%	3 席/14 席	32%	5 席/13 席
	民斯运	13.2%	2 席/14 席	9%	1 席/13 席
	民族党	--	--	5.6%	1 席/13 席
		2007 年			
保加利亚	欧洲发展公民党	21.7%	5 席/18 席	24.4%	5 席/18 席
	“阿塔卡”联盟	14.2%	3 席/18 席	12%	2 席/18 席
	稳定与振兴国民运动	6.3%	1 席/18 席	8%	2 席/18 席
罗马尼亚	民主自由党	28.8%	13 席/35 席	29.7%	10 席/33 席
	大罗马尼亚党	4.2%	--	8.7%	3 席/33 席

说明:(1)“--”表明选票非常少,也没有获得议席;(2)未能找到保加利亚与罗马尼亚 2007 年的议席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挪威社会科学资料服务中心(http://www.nsd.uib.no/european_election_database/country/)数据整理。

此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欧洲新民粹主义政党之间积极加强跨国的联系与支持,使民粹主义势力欧洲化、国际化,一些极右翼政党组织甚至出现了“一体化”趋势。^① 20世纪90年代,法国国民阵线建立了欧洲极端民粹主义政党的网络,旨在加强与欧洲议会中其他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合作,相互呼应和支持,如对参加1998年选举的瑞典民主党给予物质帮助等。^② 进入21世纪,民粹主义政党相互支持的领域越来越广。捷克工人党在2009年与德国国家民主党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推动两个国家新纳粹组织和团体之间的联系。同时,前者还积极与斯洛伐克的极右翼组织如斯洛伐克兄弟会(Slovak Brotherhood)合作,后者则与匈牙利、塞尔维亚等国家的极右组织建立起联系。2009年,匈牙利尤比克党与英国国家党和意大利社会运动—民族右派(Movimento Sociale-Fiamma Tricolore)共同成立欧洲民族运动联盟(Alliance of European Nationalist Movements),该组织后来吸纳了瑞典、荷兰、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和乌克兰等国家的极右组织为成员,成为一个泛欧洲的极右政党联盟。^③ 这样的造势运动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一些政党如尤比克党、斯洛伐克民族党等在同年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均获得一定议席。此外,欧洲众多极右翼政党还积极与世界范围的右翼组织取得联系,如2010年参加日本极右团体“一水会”举办的极右政党论坛,参拜靖国神社。这些新民粹主义政党包括极右政党相互支持,渐成合流之势。

四 近年来欧洲新民粹主义政党得势的原因

纵观近年来欧洲新民粹主义政党的选举表现,从取得执政地位(包括单独与联合)的角度看,西欧新民粹主义政党不如中东欧新民粹主义政党表现突出,不过从总体上来看,新民粹主义政党在两个地区都已经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西方学者丹尼尔·艾伯特基(Daniele Albertazzi)和邓肯·麦克唐纳(Duncan McDonnell)在关于21世纪欧洲民粹主义的研究中指出,民粹主义的兴起与成功至少与四个因素相关:政党体制的特征、媒体的变动逻辑、社会文化的政治

① 参见张健:“当前欧洲极右势力抬头述评”,《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10期,第3页。

② 张莉:“右翼民粹主义、选举政治与法国国民阵线”,第81页。

③ Mareš Miroslav, “Trans-National Cooperation of Right-Wing Extremists in East-Central Europe”, http://cenaa.org/analysis/wp-content/uploads/2013/02/Mares_final.pdf.

化(特别是移民)以及经济变化(特别是由全球化引起)。^①这四个因素可概括为三个方面:经济社会的变化、政党竞争的变动以及新媒体的出现。

第一,受欧盟东扩与国际经济变动的双重影响,欧洲各国的经济社会状况近年来遭遇不同的困难,为新民粹主义政党的生存提供了机会。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不仅中东欧国家出现了“入盟后综合症”,西欧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2004年中东欧十国加入欧盟之际,有学者指出,持欧洲怀疑论的政党仍处于本国政党制度的外围,对所在国欧洲政策的制定和欧盟未来的发展影响有限。^②然而,随着一体化进程的深入,该类政党的影响越来越大。社会新贫困化、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问题此起彼伏已经成为整个欧洲的共同困境,一体化、全球化带来的压力(如外来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的冲击)使得怀疑欧洲化进程的情绪普遍存在。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和目前尚未结束的欧债危机使这些问题更加凸显。有学者指出,国家经济状况变糟和人民生活福利消减使得不管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的政府均会遭受选民“经济投票行为”(economic voting)的惩罚。^③工人阶层和中下收入阶层面临“福利缩水”和失业的双重压力,尤其是年轻人容易滋生不安全、失落甚至是恐惧感,因而极易受到民粹主义的煽动和诱惑。^④有实证研究表明,欧盟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与社会失业率有着明显的正比例关系。^⑤法国国民阵线典型地利用了部分选民新的种种不安全感,把社会中出现的失业、住房、犯罪等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全部归于移民,在民众中煽动排外情绪,把移民视为问题的源头,这自然在中下层民众中获得不少支持。^⑥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国民阵线大打移民、安全、就业牌,影响力显著上升,时隔20多年后再次进入议会。保加利亚欧洲发展公民党成立后,针对国家经济发展出现的困难以及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现状,提出了一些夸大但却吸引人的口号,如实现关键经济领域投资的零税率,废除遗产税,在短期内将保加

① Daniele Albertazzi and Duncan McDonnell eds., *Twenty-First Century Populism: The Spectre of Western European Democrac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 219.

② 参见高歌:“试析欧盟东扩对中东欧新成员国政党制度的影响——兼评政党制度中的欧洲怀疑论”,《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4年第5期,第13-20页。

③ Laura Puglisi, “European Party Landscape in Transition”, November 14, 2012, http://www.dbr-esearch.com/PROD/DBR_INTERNET_EN-PROD/PROD0000000000296927/European+party+landscape+in+transition.pdf.

④ See Peter H. Merkl and Leonard Weinberg, *The Revival of Right-wing Extremism in the Nineties*, London: Frank Cass, 1997, p. 26.

⑤ Laura Puglisi, “European Party Landscape in Transition”, p. 6.

⑥ 杨皓、史志钦:“欧洲新民粹主义政党探析”,第72页。

利亚人的年收入提高到800-1000列弗(leva)等。^① 这些政策主张迎合了选民的现实需求,为它成立三年后参加议会大选即获得胜利起了关键作用。

第二,传统左、右政党的思想理论和政策主张日益趋同,使新民粹主义政党获得了生存的空间。面临大选时,中左翼、中右翼政党努力超越左和右、从纲领组织型政党向选举型全民党转变,在争取中间选民的同时,却很难兼顾传统选民的利益,^②它们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状况方面均很难提出有吸引力的实质性方案,有的方案还缺乏连贯性。部分政党大选前作出许多承诺,上台后或因承诺不切实际,或受联合政府内其他政党掣肘,而无法兑现。^③ 同时,有的国家尤其是中东欧国家主流政党形象受损,腐败问题严重,使民众产生厌倦和反感。纵观过去20年,整个欧洲及各国选举的投票率呈现下降趋势,选民弃权的现象越来越明显。^④ 进一步讲,选民对政党政治和选举制度的信任危机有增无减,选民的忠诚度日渐下降。民众转而希望一个“超越传统左右”的新型政党、一个由“非官僚”领袖领导的能够代表他们利益诉求的新民粹主义政党来改变现状。与此同时,“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分裂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性,超越阶级的议题变得更加重要(如基本生活条件问题)”,^⑤以往政党——选民相对固定的“对号入座”式的支持模式发生了变化,新民粹主义政党“中间化”的取向迎合了选民的需要。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在2002年参加总统大选时就宣称“我的社会性为左,经济性为右,民族性为法国”,这种不给自己定位的方法使得他能够跨越左右分界,吸引社会中各个年龄段的各种人群,在失业率高和移民较多的地区更是如此。^⑥ 这种政治投机主义的行为在中东欧新民粹主义政党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它们“混搭”的政策主张前面已经提到,同样在选举和执政过程中,它们既可以与左翼政党合作,如西美昂二世国民运动在2005年与保加利亚社会党共同组成联合政府;也可以和右翼政党合作,如罗马尼亚民主党和

① 参见孔寒冰、项佐涛：“保加利亚社会党欧洲议会议员选举失利的原因和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7年第5期，第37页。

② 项佐涛：“中东欧政党政治的‘欧洲化’程度研究”，第89页。

③ 叶国玲：“北欧极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崛起的原因及其影响”，《当代世界》2013年第8期，第73页。

④ See Pascal Delwit, “The End of Voters in Europe? Electoral Turnout in Europe since WWII”, *Ope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 No. 1, 2013, pp. 44-52.

⑤ John T. Ishiyama, “The Communist Successor Parties and Party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in Post-Communist Politic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52, No. 1, 1999, p. 89.

⑥ See Arnauld Miguet, “Election Report—The French Elections of 2002: After the Earthquake, the Deluge”,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25, Issue 4, 2002, pp. 207-220.

国家自由党在2004年组成选举联盟;还可以另起炉灶,挑战左、右政党,如法律与公正党单独参加2005年的议会大选,一度组建少数派政府,继而又与新民粹主义政党——自卫党和波兰家庭联盟(the League of Polish Families)组成联合政府。

第三,新媒体对新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和兴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现代政治生活中,选举的媒体化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同时,各种新媒体的发展对政治秩序和社会安全产生了巨大的冲击。^①“随着互联网和其他传播技术的发展,个人和小团体得以更为积极地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意见领袖’的影响往往大于政府权威官员。网络社交平台已成为人们表达观点的重要工具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宗教极端主义、民粹主义或排外民族主义的诉求,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迅速传播。”^②社会生态的变化特别是大众传媒引发的社会交往方式的变化,使得传统的组织化的程序和等级化的机制逐渐被广播、电视、网络、报纸等便利、直接、富有个性化的方式所取代,而新民粹主义领袖们不失时机地抓住并有效利用了这些变化。^③他们一方面引导公众的关切并左右社会舆论;另一方面塑造魅力型领袖如奥地利自由党主席约尔格·海德尔、法国国民阵线主席勒庞、保加利亚欧洲发展公民党领袖博伊科·鲍利索夫(Boyko Borisov)以及意大利五星运动党党魁毕普·格里罗(Beppe Grillo),从而赢得了更多选民的支持。在整个欧洲,民粹主义者在引导政治运动过程中存在着一种“媒体串通”(media complicity)的关系,新媒体已经成为民粹主义者手中一个强有力的动员工具。^④

总的来说,新民粹主义政党之所以在欧洲得势,在于它们“巧妙地将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浪潮所引发的就业压力、安全担忧以及种族的、民族的、文化的危机特别是身份认同的焦虑与民众对代议制民主的不满相关联,进而发动一场又一场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且较为成功的民主斗争”^⑤。同时,新媒体的使用与动员也成为新民粹主义政党领袖在选举中传播、扩散魅力的加分项。

① 作为一种新媒体工具,推特(Twitter)、脸谱(Facebook)等在政治抗议活动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人们普遍使用“推特革命”来描述或解释2009年4月摩尔多瓦议会大选后和6月伊朗总统大选期间的骚乱以及2010年底发生在中东北非地区的“阿拉伯之春”运动。

② 王缉思:“全球发展趋势与中国的国际环境”,《当代世界》2013年第1期,第4页。

③ See Benjamin Arditi, *Politics on the Edges of Liberalism: Difference, Populism, Revolution, Agita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60-74.

④ Daniele Albertazzi and Duncan McDonnell eds., *Twenty-First Century Populism: The Spectre of Western European Democracy*, New York and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 50.

⑤ Ibid., p. 214.

结 语

一般来看,民粹主义更易出现在社会转型时期,但国家建设是一个起点不同且没有终点的政治进程。“无论是在民主转型、民主巩固或更进一步的民主成熟阶段,民粹主义都有机会。”^①而这也成为了分析和讨论新民粹主义在欧洲不同国家的表现及其发展的一个共同基点。

从时间上看,中东欧新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比西欧要晚,但是在世纪之交尤其近些年来它们都已经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一些极右政党的发展态势对欧洲民主进程形成了一定的挑战,但还很难讲它们已经强大到替代传统左右翼政党的地步,也没有发展成为颠覆议会民主制度的力量。相反,新民粹主义政党包括极右翼政党若想继续壮大力量、巩固地位,都必须遵守民主的规范与原则,在民主体制内运作,并在经济上有所作为,否则其合法性将会受到侵蚀。2013年的议会选举充分体现了“经济投票”的重要作用,保加利亚欧洲发展公民党下台及意大利北方联盟所在的中右联盟失去组阁权,从根本上讲,都与执政党或执政联盟应对经济衰退不力有很大的关联。同时,新民粹主义政党自身还存在一些诸如内部分化、领袖个人高于政党、领导人继承难题、支持者年轻化和易摇摆等方面的困境,也影响和制约着它们的发展。^②

那么,欧洲新民粹主义会不会证实保罗·塔格特的预言呢?在他看来,新民粹主义只是一个“间歇性出现的小插曲,常常以排山倒海之势掀起政治上的剧变。但它却总是昙花一现,不久便烟消云散、灰飞烟灭了”^③。客观地讲,对欧洲新民粹主义的未来进行预测实非易事,它“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现象,它有左的一面,又有右的一面;有进步的一面,又有反动的一面;有先进的一面,又有落后的一面。它有民主的内涵,但最终极可能走向专制独裁;它有爱国的情调,但常常导致极端的民族主义;它反对精英政治,但结果经常是个人集权;它貌似激进,但实质上经常代表保守落后的势力。因此,民粹主义对现代化和社会进步来说,或

① 林红:“驯服民粹:现代国家建设的征程”,《读书》2013年第7期,第24页。

② 参见 Reinhard Heinisch, “Success in Opposition—Failure in Government: Explaining the Performance of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in Public Office”,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26, No. 3, 2003, pp. 91–130; [英] 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第102页;林红:“后冷战时代的欧洲新民粹主义”,第16页。

③ [英] 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第1页。

许是福音,但更可能是祸害”^①。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一国或一个地区社会发展的系统反应。从当前欧洲社会发展状况来看,新民粹主义政党并不是“昙花一现的政党”,只要经济社会问题依然严重、民众心理缺乏安全感和寄托,它们就有生存的空间。

“民粹主义既不是民主的最高形式,也不是民主的达人。确切地讲,它是民主的镜像,借助于它,民主得以通过发现自身存在的不足而完善自身。”^②纵观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或地区容易滋生民粹主义,比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拉丁美洲地区,东欧剧变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的中东欧地区,等等。总体而言,民粹主义思潮对制度化程度不高、转型相对不彻底的社会,负面影响可能更大,而制度化的民主可以“降低民粹主义者掌权的危险程度”^③。

上述判断既适用于欧洲国家的民主发展现状,也是对整个欧洲政治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的真实反映。如果要分别对西欧和中东欧新民粹主义政党的未来进行预测的话,由于中东欧国家尚处于转型关键期,政治和社会体系相对脆弱,代议制民主正趋于巩固阶段,市民社会的基础较弱、稳定性欠佳,^④新民粹主义政党有可乘之机并可能会阵发性地“夺权”,但也可能极易丢失政权,同时一些新的政党会突然闪现并获得不俗表现;而西欧国家的民主制度、政治体制、市民社会均比较完善,只要国家不出现大的动荡或经济困难,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较难得势,其未来发展也相对比较稳定,个别政党有上台执政的可能,不过总体上说会处于弱势。当然,这只是对总体趋势的研判,而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新民粹主义政党的表现也不尽相同。

(作者简介:徐刚,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博士后;责任编辑:张海洋)

① 俞可平:《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第281页。

② Francisco Panizza eds., *Populism and the Mirror of Democracy*, London: Verso, 2005, p. 3.

③ Larry Diamond, *Consolidating the Third Wave Democracies: Regional Challeng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3-25.

④ 参见郭洁:“东欧转型国家公民社会探析”,《科学社会主义》2009年第4期,第141-144页;郑得兴:“中东欧市民社会与民主发展之比较研究”,《台湾国际研究季刊》2008年第1期,第67-98页。